

文學作為精神療癒之實踐

——以臺灣女詩人葉紅為研究對象*

李癸雲**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摘 要

本文探討臺灣女詩人葉紅 (1953-2004) 詩作中的死亡書寫，試著說明其死亡觀點，以及「死亡」在其詩中之意義。基於其詩作中精神療癒與死亡書寫間的連結，本文進一步解釋詩人如何透過經營死亡意象，讓寫詩成為生命出口。

在葉紅的例證中，「文學作為精神療癒」的確實踐於抒解詩人的抑鬱，並且避免主體在抑鬱狀態下失語。同時，葉紅的死亡書寫也表現出自我挽救的意圖，讓死亡符號盡情在詩中表演，期能分裂並區隔憂鬱病症的死亡驅力。但是，詩人最終聲明死亡之不可抗力，文字無法取代藥物等實際醫療。然而，回返文學作品本身的價值與意義，文學生命是另一種形式的詩人生命延續，讀者可以再次超越詩人之死，回返詩人生前的死亡敘述。

關鍵詞：葉紅，憂鬱症，寫作意義，死亡書寫，精神療癒

*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席薇亞·普拉斯與葉紅的死亡書寫之比較研究」（編號 NSC 99-2410-H-004-073）的部分成果。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寶貴意見，也感謝編委的建議。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kylee@mx.nthu.edu.tw

一、前言

葉紅，本名黃玉鳳，1953年2月18日出生於臺北，四川渠縣人，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舞蹈系。曾任耕莘實驗劇團行政總監、耕莘寫作會執行秘書、秘書長、副理事長、《旦兮》雜誌主編、河童出版社社長等職。1990年加入耕莘寫作會，1992年開始寫詩，曾出版四本詩集及一本散文集，詩作曾入選多種重要選集，2001年移居上海後，創作量大減。因長年患憂鬱症，2004年6月18日於上海寓所自殺辭世。後葉紅家屬贊助基金，成立每年舉辦的「葉紅女性詩獎」，以紀念葉紅。

本文的研究動機起於討論臺灣當代女詩人與憂鬱症關係時，發現「第一屆葉紅女性詩獎」同時舉辦一場名為：「詩、病、愛、希望：憂鬱是不是一條不可抗拒的路」座談會，讓曾罹患憂鬱症的女詩人¹現身說法。在面對「憂鬱症真的是女性詩人的宿命嗎？」此一問題時，顏艾琳回答：「我相信是！」²筆者循此線索，展開憂鬱病症－詩語－女性書寫的研究，曾為文探討這幾位女詩人憂鬱書寫之特殊性與意義。除此，筆者在研究過程也發現另一個文學研究之母題——文學創作對心理治療之意義，因此希望延伸再論。

關於寫作對心理健康之影響，在許多健康常識性的醫學報導裡，經常論及如改善記憶或睡眠、安定並放鬆神經系統、提高免疫細胞的活性、加速術後傷口之癒合等。³這些報導立論於一個簡單的前提：人有渴望溝通的本能，寫作讓情感得以抒發，便有助於心理健康。除了寫作，閱讀行為也有療癒效果，因為作品內在的情感會對讀者經驗進行召喚，讓閱讀過程產生「類心理治療效應」。

這種寫作效力，在臺灣當代女詩人裡有不少的實際印證案例。朵思就是一個顯例，她對詩在寫作上的自我療效，提出說明。「這種相當接近於醫學上所謂的『自我醫療』的抒解方式，如果以文字的形式來加以比較的話，最好的應該是詩」。⁴

¹ 出席這場座談會的女詩人有朵思、顏艾琳、鹿莘和江文瑜。

² 陳希林報導，〈憂鬱症纏身？女詩人現身說法〉，《聯合報》（臺北），2006年5月23日，第5版。

³ 這類報導如彭健禮報導，〈治療精障病友，藝術當藥方〉，《自由時報》（臺北），2009年4月6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apr/6/today-north7.htm>），2013年5月23日下載；蘇湘雲報導，〈年長者常閱讀、寫作，可維持大腦健康〉，《臺灣新生報》（臺北），2012年11月26日（<http://www.tssdnews.com.tw/?FID=12&CID=172630>），2013年5月23日下載。

⁴ 朵思，〈詩作的自我詮釋〉，《創世紀詩雜誌》，95、96（臺北：1993），頁94。

據此她積極創作，試圖自我治療。「病態而無法解脫的生命掙扎，生死抉擇韌性的挑釁，我嘗試著把精神醫學溶入於詩，使兩者相互結合，終而意外得到療癒自己，並產生迎擊各種困頓的力量。」⁵

然而，對於同樣罹患憂鬱症，生前曾接受精神治療，最後卻自殺辭世的女詩人葉紅而言，雖然寫詩對她意義深遠，如其自述：「寫作這件事，讓我心裡深藏的很多東西藉助著文字展露出來。寫作讓我自由地在意識和潛意識中穿梭；許多長期被壓抑的——有些是不熟悉的、不認識的感覺，都轟然釋放了。過去我給自己的規範太多，我擺脫了它們。……寫作以後家人說我變了，我沒辯解」，⁶ 寫作能改變生命，能釋放壓抑的情感，卻未能取代實際醫療，或解決精神病症的困擾，葉紅仍然走上自盡之途。關於憂鬱情緒與死亡陰影對詩人的影響，筆者發現葉紅生前出版的三冊詩集，尤其是最後一本詩集《瀕臨崩潰的字眼感覺有風》，漫卷可見死亡、夜晚、黑暗或廢墟等意象，如同鄭慧如敏銳的察覺：「夜，是葉紅的詩作中不可或缺的襯底。」⁷ 葉紅常以死亡的心理狀態作為一種抒情方式。

自殺若是意謂對生命的反叛，葉紅卻在書寫裡隱藏「死裡逃生」的意念。她詩作裡的「死亡」，具有深刻的辯證性，她曾試圖以書寫建立另一處永生的空間。文學作為一種象徵性、想像性的事物，具有逃逸於象徵秩序或理性語言的動能，所以葉紅得以透過寫作擺脫規範，並「自由地在意識和潛意識中穿梭」，讓文學裡的「象徵」或「世界」，成為與現實世界溝通的平行空間。葉紅已死，但不能因此宣判文學之精神療癒效益無用，不僅出於上述葉紅生前生命之改變，更因為討論此議題，仍必須考慮文學作品本身的生命。由此，本文欲探討葉紅的死亡書寫，試著整理「死亡」在其詩中之意義、說明葉紅詩作的死亡觀點。由此，再返回寫作與精神療癒連結的基礎上，試著說明詩人如何透過經營死亡意象，讓寫詩成為生命出口？寫詩對葉紅的意義究竟為何？最後，以文學作為精神療癒之實踐，作出研究報告。

在進行步驟上，先介紹精神分析學說關於憂鬱症之死亡驅力的學理，並整理其中論及文學象徵之論述觀點，說明在憂鬱與死亡的連結關係裡，文學或藝術如何發揮其象徵性的效用。接著將以美國自白體⁸ 女詩人普拉絲 (Sylvia Plath, 1932-1963) 為參照，分析其自殺與死亡書寫，比較不同文化背景的死亡書寫，發現不同意義的

⁵ 朵思，《心痕索驥》（臺北：創世紀雜誌社，1994），〈後記〉，頁132。

⁶ 葉紅，〈迷惑的百合——葉紅自述〉，《文訊》，228（臺北：2004），頁117。

⁷ 鄭慧如，〈序〉，收入葉紅，《瀕臨崩潰的字眼感覺有風》（臺北：河童出版社，2000），頁2。

⁸ 「自白文學」在文學史中已有長遠的歷史，廣義而言，泛指作者在作品中對個人心理的表白以及對精神、內在經驗的剖析。

死亡觀點，將有助於本研究對文化和個體差異之自覺，不致讓觀點輕易歸納為統一的典型意義。第四節分析葉紅的死亡書寫，最後解析其趨死之書寫對於精神療癒的意義何在。

二、憂鬱的死亡驅力與文學象徵的效用

因憂鬱而耗損的藝術家，同時也最能奮力抵抗團團包圍、要自己放棄象徵的那層壓力……以迄死神逼近的一刻。⁹

本文採用精神分析學說的論點，以克里斯德瓦¹⁰ 的《黑太陽：抑鬱症與憂鬱》(*Soleil noir: Dépression et mélancolie*) 作為理論依據，來理解與探問憂鬱症與死亡書寫之潛在關連，並展開對話。精神分析學自二十世紀以來，除了提供精闢的主體認知學理與各種精神病徵的臨床經驗歸納，更對於文學創作的想像特質，持續提出許多深刻見解，洞見創作主體的神秘心靈內容。

「死亡驅力」(death drive)¹¹ 是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856-1939) 理論中最具有爭議性的概念之一，他在〈自我與本我〉一文裡，對死亡驅力的基本解釋是：「出於以生物學為基礎的理論上的考慮，我們假定存在死亡本能其目的是要把有機物帶回無機物的狀態。」¹² 因而，死亡驅力是一種具有攻擊性與毀滅性的心理活動。他進一步以憂鬱症為切入點，探討死亡驅力如何掌控患者，成為「超我」(super-ego) 異常強勢的心理疾病，病症越嚴重，病人的自殺傾向越強烈：「以強力控制了意識的超我殘暴而激烈地攻擊自我，似乎要盡其可能施展其虐待的本性。根據我們對施虐狂的觀點，應該說破壞性因素緊緊的依附於超我，並轉而反對自我。現在死亡本能及其影響在超我中取得支配地位，如果自我不及時轉為躁狂症以

⁹ 克里斯德瓦 (Julia Kristeva) 著，林惠玲譯，《黑太陽：抑鬱症與憂鬱》（臺北：遠流出版社，2008），頁 35。《黑太陽：抑鬱症與憂鬱》原著以法文 *Soleil noir: Dépression et mélancolie* 發表，1987 年出版，中譯本直接由法文版翻譯。

¹⁰ 克里斯德瓦原籍保加利亞，曾留學法國，師承巴特 (Roland Barthes, 1915-1980)、拉岡 (Jacques Lacan, 1901-1981)，後入籍法國。克里斯德瓦的研究範圍頗廣，她身兼思想家、精神分析理論學者、臨床分析治療師、文學批評家以及小說作家，其特別受人注目的論述如抑鬱／憂鬱與藝術文學間的關聯、賤斥理論、精神分析與信仰等。

¹¹ 或譯為死亡本能。

¹² 佛洛伊德著，王嘉陵等編譯，《佛洛伊德文集》（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頁 279。

抵制它的殘暴統治，它通常會成功地驅使自我走向死亡。」¹³ 為憂鬱症患者為何傾向自殺提供一種心理成因。

在佛洛伊德解釋的基礎上，後起的精神分析學家提出修正的看法。譬如，拉岡認為：「忽視佛洛伊德理論中的死亡驅力是完全誤導他的教導」，¹⁴ 他的學說裡所描述的死亡驅力為：「對於失去之和諧的懷舊，渴望回到與母親懷中的前伊底帕斯黏著狀態，這是斷奶情結烙印在心靈的失落。」¹⁵ 其稍後的論述更將「死亡驅力聯結到自戀式的自殺傾向。」¹⁶ 不過，拉岡主張死亡驅力只是符號 (symbol)¹⁷ 的重複傾向，與佛洛伊德所論的死亡驅力與生理緊密相連不同。當「死亡」被書寫下來，詩中的死亡成為一種符號表達，某種程度上，「死亡」文字已取代「死亡」實體，這就是符號性的作用。所以拉岡聲明：「因此，符號藉由物的謀殺來顯明自身」。¹⁸

克里斯德瓦則綜合佛洛伊德與拉岡的看法，提出死亡驅力在憂鬱心靈裡既是一種心理本能活動，又具有符號上的象徵涵義。因為憂鬱症者的焦慮會伴隨著心神分裂，並挑起精神分裂式的自我分裂，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會出現「一種面對死亡威脅而產生的趨向死亡反應。」¹⁹ 他給予的解釋是，

當死亡驅力偏斜，隨之而來的抑鬱情感可解釋為一種面臨碎散作用威脅的防禦反應。的確，憂傷重塑了某種自我層面上的情感整合，形成情感建構的保護。……是故，抑鬱情感修補了象徵秩序被迫失效與中繼的狀況，同時保護自我，以免進一步陷於自殺。只不過這層保護十分薄弱，抑鬱式地否認象徵秩序的意義，也破壞了該否定行為的意義，並導致主體在毫無碎裂痛楚下自殺。個體藉此與原初的碎裂重新合而為一，既致

¹³ 同前引，頁 288。

¹⁴ 伊凡斯 (Dylan Evans) 著，劉紀蕙等譯，《拉岡精神分析辭彙》（臺北：巨流圖書，2009），頁 53。

¹⁵ 同前引。

¹⁶ 同前引。

¹⁷ 同前引，頁 306。在拉岡的理論裡，其所談論的 symbol，中譯為「符號」，側重象徵式意義，而 sign 則譯為「記號」。然而，sign 之中文譯名雖與克里斯德瓦的 semiotic 同為「記號」，指涉涵義大相逕庭，拉岡所說的 sign 是「對某人呈現某事物」，克氏說法則詳見本文註 25。

¹⁸ Jacques Lacan, *Ecrits: A Selec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Tavistock, 1977), p. 104. 此段文字由筆者中譯。

¹⁹ 克里斯德瓦著，林惠玲譯，《黑太陽：抑鬱症與憂鬱》，頁 47。

命且愉快，有如「沈浸於汪洋中」。²⁰

這段論點補充了佛洛伊德的主體分裂說法，更細膩的點明主體的矛盾和防禦本能，而拉岡停留在符號層的「死亡」，也成為克里斯德瓦解釋自殺行為的隱藏動機——回復原初的圓滿生命。所以「自殺之前所感受到的放鬆感，或許傳達的是原初的退行現象。個體藉由自我否定或麻木無感的意識，將死亡轉向自我，再次領轄從前失去的、沒有旁人的無界域樂園，一個充盈、無人能及的幻境。」²¹

綜言之，關於自殺行為或現象，先前以「逃避」或「解脫」等尋常理由說明，經過精神分析學對憂鬱心靈的自殺渴望，提出上述複雜的心理成因的解釋後，揭露其更深層與象徵性的意義。「自殺並非偽裝的爭戰行動，而反倒是與憂傷的融合。甚而，自殺越過憂傷，與不可能的愛，一個永無法企及、總在彼處、如空無或死亡的許諾融合。」²² 即使給予了深切的解釋，精神分析學家們（多為臨床心理醫師）似乎對於預防或化解憂鬱患者的自殺欲念，所能提出的解決方式有限。如克里斯德瓦從許多案例研究中觀察到，抑鬱症者渴望重返原始樂園的心理狀態，常凝聚在「殺死自己」此一傾向上，不管是心理上的自殺，死亡符號的重複訴說，甚至是真實的殺死自己。²³

克里斯德瓦認為深受抑鬱症所苦的人，原初認同脆弱，不足以穩定其他認同機制，必須有賴「昇華」方式來調適，即：「透過曲調、韻律、字義的多層涵義，透過這種拆解、重組符號、所謂詩的形式，似乎是種不確定、卻恰當的方式，是確保物的唯一『容器』」。²⁴ 她從臨床治療與文學作品分析中發現，創造力和想像力對心理健康具有關鍵性的作用。

由於文學創作是一種將身體或心理經驗符號化的行為，它已不再是情感的原貌，而是被象徵化的藝術，所以，書寫成為具體可溝通的紀錄，容許「表徵式」(the semiotic) 與「象徵式」(the symbolic)²⁵ 的內容同時存在。以克里斯德瓦的話來

²⁰ 同前引，頁 47-48。

²¹ 同前引，頁 48。

²² 同前引，頁 39。

²³ 「憂鬱的女人……以道德上、心理上一次又一次對自己的攻擊，致使自己耗損殆盡。而這一切，並沒有使她得到足夠的（否定式）快感。一直要到（朝自己）致命一擊的那一刻來臨，這死去的女人才終於與她未殺死的同一結為一體。」同前引，頁 59。

²⁴ 同前引，頁 41。

²⁵ 「表徵式」，或譯為「記號界」，意指壓抑在潛意識的慾望；「象徵式」或譯為「象徵界」，意指「他者關係的一種社會功效，乃透過生理（包括性別）差異與具體的歷史性家庭結構的客觀規

說，就是在文學中，「讀者可以感受得到（我喜歡這本書，因為它傳達了憂傷，痛楚或欣喜），然而該情感已經過控制，置於一旁，已被克服。」²⁶ 所以，讀者在作品裡可以找到如前言所述之「類心理治療效應」，文學研究者也可從作品裡，抽絲剝繭的找出符號底下的潛在情感。

文學具有抒解憂鬱的效用，即源於患者「表徵式」裡的內容得以聯結至「象徵式」的語言，主體覓得溝通之可能。

我（克里斯德瓦）認為戰勝憂傷的關鍵在於自我不再認同失去的對象，而能認同第三者——父親，形式，秩序結構。……它確保了主體進入符號與創造的世界。此象徵勝利背後的父親，並非伊底帕斯父親，而是「想像的父」。……只有在兩種父親角色和諧融合的基礎上，在溝通中使用的抽象、任意符號才幸運地，能夠與各種個人史前認同中的情感意義聯結。而原本可能罹患抑鬱症者的無生命言語，由此才得以從與他人的緊密關係中產生活化的意義。²⁷

這是確保心靈健康的機轉，想像的象徵秩序建立起來，主體不再茫然失所，一切皆有意義，原始的失落情緒便能由此表述出來，並找到詮釋的方式。

本於對想像性建構的肯定，克里斯德瓦認為藝術創作或宗教論述，這些具有想像虛構本質的事物，可以在外在象徵秩序崩潰時（發病時，指義系統失效），仍能成為模擬再現象徵秩序的場域，提供主體在此建構個體的象徵世界，特別是文學富有寓意的表現手法。克里斯德瓦對於文學有高度的評價，「文學（及宗教）擬現具有真實上及想像上近於淨化和清洩的效果，乃幾千年來應用於所有社會的治療方法。如果精神分析師認為他們的方式更有效，特別是在加強主體認知的潛能上，那麼，他們也得力於上述文學宗教的治療方法，藉由更為重視各種以昇華作用解決危機之道，進而成為清晰明辨、克服抑鬱症的良方，而非僅成為中和型抗抑鬱劑。」²⁸ 依此或可理解為何克里斯德瓦在討論憂鬱／抑鬱的問題時，希望從生理與象徵交會點來思考，雖然心理如何影響生理的過程不明，但是精神與想像上的療癒效果，確

範所建立起來的」。潘恩 (Michael Payne) 著，李爽學譯，《閱讀理論：拉康、德希達與克麗絲蒂娃導讀》（臺北：國立編譯館，1996），頁 236-237。

²⁶ 克里斯德瓦著，林惠玲譯，《黑太陽：抑鬱症與憂鬱》，頁 51。

²⁷ 同前引，頁 52-53。

²⁸ 同前引，頁 53。

實發揮作用。

進一步而言，筆者認為這種心理機轉或可說明葉紅寫作之後發現生命有所變化的原因，反映在她的自述中。

寫作這件事，讓我心裡深藏的很多東西藉助著文字展露出來。寫作讓我自由地在意識和潛意識中穿梭；許多長期被壓抑的——有些是不熟悉的、不認識的感覺，都轟然釋放了。過去我給自己的規範太多，我擺脫了它們。²⁹

葉紅開始寫作之後，憂鬱症的壓抑現象（以抑鬱來延緩心理的驅死動力），終於得以尋覓另一種表意方式（想像的秩序、符號化的情感）來與世界溝通，她在這「創造出來的世界」裡，得以與現實世界對話，因而感到自由。

然而，寫作的自由與意義，並非只是鬆脫現實秩序的束縛，更能在「表徵式」語言與「象徵式」語言之間溝通自如，近於葉紅自言意識與潛意識中的穿梭，深層表達寫作者心靈底層的情感，即所謂「被壓抑的」、「不熟悉的、不認識的感覺」。連詩人自身也驚訝異的內在陌生情感，正是得以抵制規格化語言系統的「憂鬱書寫」。潘斯基 (Max Pensky) 曾對《黑太陽》所論的憂鬱與書寫關係作出更進一步的解釋，他認為「正是憂鬱書寫可以抵抗這收編的體系，而『那空白的一頁』就是憂鬱書寫；從『失語』的寫作、從荒蕪中的不斷喪失的文字，我們得以回想憂鬱書寫意味著什麼。」³⁰「空白的一頁」並非完全缺無，而是在看似「失語」、「荒蕪」或「喪失文字」的寫作過程裡，語言終可抵制外在收編，停止結構化，將書寫轉向那長久被壓抑與忽視的「空白」，讓主體未被收編的語言有表達與溝通的可能。

在詩集《瀕臨崩潰的字眼感覺有風》後記裡，葉紅表達她面對「詩語」與「失語」間的糾結。

在每一本詩集將要出版之際，我的「失語症」就必定發作。

²⁹ 葉紅，〈迷惑的百合——葉紅自述〉，頁 117。

³⁰ 鄭聖勳，〈哀悼有時〉，收入劉人鵬、鄭聖勳、宋玉雯主編，《憂鬱的文化政治》（臺北：蜆樓出版社，2010），正文前頁 18。

夜，那麼寧靜，在視野遼闊的陽臺上，不知不覺地又渡過了整個生命中的兩小時；觸目所及的是一片燈海，由近至遠，隨著明亮度的遞減，黑夜還是威力不減地籠罩著大地。……。或許，我和夜，也在相互陪伴，卻不自知。³¹

詩集即將出版時，詩人「失語症」必定發作的原因，筆者將之解釋為詩人使用語言的轉換。現實體制語言的「失語」，轉由展示內在情感的想像語言發聲。至於詩人與黑暗相依存的敘述，隱隱呼應「空白的一頁」的「威力」。葉紅找到一種溝通的方式，一種鬆綁壓抑的力量，但是揮之不去的死亡驅力，仍如黑夜籠罩大地，「我與夜」之相連，形成她的詩作鮮明的死亡意象。

根據以上之學理論點與葉紅的書寫自剖，本文接下來將延伸再探：如果死亡驅力使得憂鬱症患者傾向死亡，而寫作得以讓本能和情感象徵化，進而可能解消主體分裂所導致的自殺。那麼在憂鬱詩人作品裡的「死亡」，具有什麼樣的符號性？死亡如何被詩人象徵化與擬現？以下先以普拉絲為例說明。

三、寫作的危險？——以美國女詩人普拉絲為對照

普拉絲，1932 年出生於美國波士頓，1950 年進入史密斯學院 (Smith College) 就讀，主修英文，1955 年以最高榮譽 (summa cum laude) 畢業，後獲獎學金至英國牛津大學 (University of Oxford) 就讀。在牛津大學求學期間，邂逅詩人泰德·休斯 (Ted Hughes, 1930-1998)，兩人於 1956 年結婚。1963 年，因長期受憂鬱症所苦，並經歷丈夫外遇事件，於家中自殺身亡。普拉絲以半自傳性質的長篇小說《瓶中美人》(*The Bell Jar*)、詩集《精靈》(*Ariel*) 及《巨神像》(*The Colossus*) 享譽文學界，並於 1982 年榮獲普立茲獎 (Pulitzer Prize)。普拉絲的詩作充滿對存在的熱情與質疑，擅長描述內心衝突，尤其深入探討死亡和自我等主題。風格獨特，經常呈現複雜情感（痛苦、抑鬱、嘲諷、喜悅等）的交織，晚期作品更為深奧、神秘。奧地利女詩人巴赫曼 (Ingeborg Bachmann, 1926-1973) 曾寫過一篇關於普拉絲的文章，題名為〈戰慄〉，文中將她的寫作與陰森、殘酷的宗教經驗相比擬，「此種疾

³¹ 葉紅，《瀕臨崩潰的字眼感覺有風》，頁 175。

病絕對是最恐怖的，有時以死亡作為結局。」³² 將普拉絲的書寫等同於心靈疾病，同時與外顯的憂鬱症形成內外夾纏的關係，最後兩者皆以「死亡」作結。

普拉絲的自殺為她的詩增添許多聯想和蘊義，如愛情婚姻的絕望感、憂鬱陰暗的意識驅使等，讓其詩中的死亡敘述更顯出複雜微妙的意義。劉劍梅認為「死亡」主題到了普拉絲筆下，成為表現自我的一種獨特語言，「普拉絲在自己的詩裡，用死亡來營造寓言式的和超現實主義的藝術意境，其陰森、恐怖和虛無的感覺，像一幅幅抽象派的畫；而她擁抱死亡的行為文本，為這一藝術意境增添了更加神秘而深遠的氛圍。」³³ 在許多書寫死亡的詩作中，普拉絲最為人熟知的一首詩〈拉撒若夫人〉(Lady Lazarus)，表現其用死亡來營造的藝術意境。

死去

是一種藝術，和其他事物一樣。

我尤其善於此道。

我使它給人地獄一般的感受。

使它像真的一樣。

我想你可以說我是受了召喚。³⁴

「拉撒若」(Lazarus) 用的是《新約聖經》中的知名典故，根據〈約翰福音〉所載，耶穌行使神蹟，讓死去四天的拉撒若得以復活重生。聖經故事裡的拉撒若是男人，而普絲斯詩名和詩中敘述主體則是「拉撒若夫人」，可見她並不認為「男性死而復生」的象徵典範能適用於女性，她標明死亡主體是女性：「我是個含笑的女人／我才三十歲／像貓一樣可死九次。」³⁵「上帝大人，撒旦老爺，／注意／注意了。／／從灰燼中／我披著紅髮升起／像呼吸空氣般吞噬男人。」³⁶ 詩中「我的死亡」是循環性的，反覆出現臻至純熟的藝術層次，死亡既神聖又具毀滅性，有毀滅的激情也有創造的熱情。

³² 斯提凡·博爾曼 (Stefan Bollmann) 著，張蓓瑜譯，《寫作的女人生活危險》，（臺北：博雅書屋，2009），頁 120。

³³ 劉劍梅，〈用死亡來征服世界〉，《新地文學》，7（臺北，2009），頁 72。

³⁴ 陳黎、張芬齡譯，《四個英語現代詩人：拉金、休斯、普拉絲、奚尼》（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05），頁 147。

³⁵ 同前引，頁 146。

³⁶ 同前引，頁 149。

她在另一首知名的詩作〈爹地〉(Daddy) 詩中，曾直言自殺的理由：「二十歲時我就試圖自殺／想回到，回到，回到你的身邊。／我以為屍骨也是一樣的。」³⁷ 她將死亡視為另一種可回返至不可能時空的方式，是自我得以完整的方式，死亡未必是結束，可能是開始。「死亡」賦予了普拉絲的詩很大的能量，甚至，詩彷彿化作黑暗的魔法，用來召喚死神。在她生前最後幾天所寫的作品〈邊緣〉(Edge)，更明確的預示即將展開的自殺行為。

這個女人已臻於完美。

她死去的。

身體帶著成就的微笑

希臘命運女神的幻像

.....

月亮沒有什麼值得哀傷，

自她屍骨的頭巾凝視。

她習於這類事情。

她的黑衣拖曳且沙沙作響。³⁸

即使面對駭人又切身的死亡主題，詩的文字極其平靜，詩人仍然居於藝術家的位置，專注的經營意象的效能，彷彿在書寫另一個人的死亡。

普拉絲恣意的在詩中書寫死亡，或者說不斷的演練著死亡，在現實中，她也曾自殺多次，如果從精神分析的觀點而言，企圖自殺是一種求救的方式，那麼詩中的主體為何臣服於（或操弄著）死亡？憂鬱症趨向死亡的心理狀態如何牽涉著書寫與死亡的連結？如果詩中的死亡是一種象徵，那麼真實主體透過書寫得以抵制「真正的死亡」？或者死亡象徵最終跨越符號性，抵達現實？究竟真實的死亡與詩中的死亡如何分裂、疊映？這些探問之中，「詩語」與「失語」、「死亡」（符號）與「死亡」（真實）的深層幽微關係，更是令人關注。

³⁷ 同前引，頁 137。

³⁸ 同前引，頁 158-159。

自殺議題研究者，身兼普拉絲好友的艾爾·艾佛瑞茲 (Al Alvarez) 所著的《野蠻的上帝：自殺的人文研究》(*The Savage God: A Study of Suicide*) 試圖對普拉絲的死因抽絲剝繭。他認為寫詩可能持續的促使普拉絲體內的死神成形，同時也釋放旺盛的生命力與創造力，她越是書寫死亡，她的想像世界變得越豐饒，這讓她賴以維生，所以她因寫詩而產生活著的力量，也因寫詩而實踐死亡。他對死亡與書寫的關係作了以下的闡述：「藝術不必然具有療癒作用，也並不一定會因為表達出自身的幻夢與異想便能從其中的煎熬中解脫。我們更常看到的反而是，藉由某種顛覆的創作邏輯，藝術家在形式上的表達動作，或許可以讓這些從內在發掘出來的東西更容易掌握。而他們在自己的作品中處理這些東西之後，也很可能發現他們會在真實生活中重複被他們書寫過的東西。……使他成為自己在鏡中所看到的那個形象。」³⁹ 因此，寫作是危險的事，詩中的符號可能僭越成為實體。

若說這位女詩人之死肇因於憂鬱病症，成形於死亡敘述，也許結果於個人性格。普拉絲的前夫也是英國重要詩人休斯曾如此評論她：「她的某些東西會讓人想起自己讀過一些關於伊斯蘭宗教狂熱份子的報導，她擁有一種強烈的渴望，她渴望從所有的事物中得到極為強烈的東西，某種和精神、真實，或者強烈本身連結的方式，她有某種殘暴、極為原始的，或者說是極為女性的東西，她準備為新生犧牲一切，甚至可以說視此犧牲為絕對必要。」⁴⁰ 休斯點出普拉絲那原始而強烈的精神需求是屬於女性特質，她的極端來自於「新生」之追求。

以上兩個觀點，詮釋了普拉絲之死是為了求救和返回完整的（父女—倫理）關係，她的死亡書寫具有弔詭性，既召喚死亡又驅逐死亡，透過詩作的不斷演練，她終於越過文字，與死亡結合。另一方面，普拉絲的極端主義藝術追求，除了個性使然，某種程度來自於憂鬱病症，受盡煎熬的心靈，寫作成為她能釋放並展演生命熱情的自由空間，在詩歌藝術中，她看見了另一種「新生」。

然而，普拉絲式的典型能否用以理解當代華語女詩人之死與死亡書寫？本文的研究對象葉紅雖然寫詩起步較晚，但勤於創作，曾出版三本詩集，獲得相當多的肯定，詩作具有獨特個人風格。在死亡書寫方面，相對於普拉絲自剖的強烈風格，她則是冷靜的描繪死亡，朝宗教救贖的道路作解釋，語言常是吞吐閃躲，充盈著寓言、佛家典故和細節。普拉絲的作品已被完整的討論，尤其針對其傳記作品（《瓶

³⁹ 艾爾·艾佛瑞茲著，王慶蘋、華宇譯，《野蠻的上帝：自殺的人文研究》（臺北：心靈工坊，2005），頁 58。

⁴⁰ 斯提凡·博爾曼著，張蓓瑜譯，《寫作的女人生活危險》，頁 49。

中美人》)的對照研究、她在自白體的詩史地位、死亡敘述的特質等,對於葉紅作品的討論則相對的不足。葉紅的整體文學成就雖難與普拉絲匹敵,然而,憂鬱—女詩人—自殺—死亡書寫,此一連結卻是雷同,因應時代、地域、文化等語境的不同、東西方死亡觀點的差異,從普拉絲到葉紅之討論將可看出其比較性的意義。

四、頹倒於陰鬱的毀滅——葉紅的死亡書寫

憂鬱的舞步說

燈留下的黑應慢慢旋轉

等我的思念找到明天的溫柔

自殺在你不知荒涼的腳尖⁴¹

克里斯德瓦曾經認為佛洛伊德在發現死亡驅力威力強大之時,將他的注意力從第一地誌(意識/前意識/潛意識)理論模式轉向第二地誌(想像的各種產物,如宗教、藝術、文學),是正確而幸運的。因為由此一轉,精神分析學說才能更正確的探知主體內容,因而讓「他在這些產物中找到死亡焦慮的模擬再現」,⁴²精神分析更能深刻而整合的解讀潛意識的內容。精神分析與文學研究若交會於「死亡書寫」裡,便能解讀出最豐富的涵義,因為對死亡的書寫正是具現了主體的死亡意識,同時呈現作者對死亡的想像性,以文本中的死亡符號作為與真正死亡的拉扯。

歷來對葉紅的研究焦點少有觸及詩人憂鬱病症與死亡書寫的相關面向,不過論者或多或少點出了些許徵兆(symbolic),標題如「在『幽冥深處』陷退」、「失去的天堂」、「顯在的消解,隱性的建構」等諸如此類的隱喻,間接指涉著葉紅的核心書寫命題。⁴³ 葉紅詩作的獨特性,一方面來自於她深入生命本質的探索,另一方面則是幽微含蓄的語言美感。前者是詩人置身現實之外,在詩語中另起一處世界,以想像進行詩語世界的生命建構。向陽為葉紅的處女作寫序時,便已發現此特質:「葉紅似乎有意探問人在宗教、道德、規範、文化等『中心』的理性之外,某

⁴¹ 葉紅,《藏明之歌》(臺北:鴻泰出版社,1995),〈憂鬱的舞步說〉,頁48。

⁴² 克里斯德瓦著,林惠玲譯,《黑太陽:抑鬱症與憂鬱》,頁56。

⁴³ 耕莘青年寫作協會秘書室整理,〈懷念葉紅特輯〉,《文訊》,228(臺北:2004),頁116-123。

些幽微的、深沉的、偶或甚至是主宰的不可抵抗的『沉淪』。」⁴⁴ 葉紅詩作所建構起來的世界不是桃花源，而是本相的剖陳。「葉紅的確是夠『殘酷』的。當人們深迷於酣歌醉舞的時候，她無情地剝落了生活的繁富和艷麗，使之露出殘敝凋零的本相，從而將人置於顫慄不已的失落之中。」⁴⁵ 所以，整體而言，歷來對葉紅詩風的討論方向，如洪淑苓之觀察：「葉紅詩中的美，不是幸福的純美，而是帶著殘缺、追悔、決裂，甚至冷酷的美感。」⁴⁶

解昆樺是開啟對葉紅之自殺與病症間關聯的研究者，他的討論對象是葉紅的第三本詩集《瀕臨崩潰的字眼感覺有風》，恰好補足了葉紅語言美學之特殊性。他立足於這樣的連結：「如果說語言的死生與生命的死生（至少對葉紅而言），取得如此隱然存在的譬喻關係，在這中間是否存在一個語言病理發展的過程？」⁴⁷ 他解釋了葉紅詩語隱微暗示的原因在於精神病理的「失語」，「葉紅自我的意義虧空感自然與語言虧空脫不了關係」，⁴⁸ 並試證以下論點：「對葉紅而言，語言不只是化鬱解愁的藥方，根本是一種力量，一種可以從內裡充滿肉身，以提供她走下去的力量。自然地，書寫也不僅只是謄寫文字的作業，書寫是一種治療，化解詩人自我語言病理的動作。」⁴⁹ 該文雖開拓了葉紅研究的深度與寬度，但是「書寫是一種治療」的結論產生過於簡便，缺乏更深層的心理論據，流於慣有的文學價值性之肯定的窠臼。

筆者認為探析葉紅的死亡書寫——以死亡為主題的書寫，以及死亡意象的經營、死亡意識之展現的書寫——的樣貌，也許是更真切理解詩人心靈與憂鬱病症、書寫之於詩人的意義的重要路徑。譬如在葉紅的詩作裡，可以發現敘述主體面對生命時，常伴隨著死亡與新生的終極探索，生命總是交纏著複雜矛盾的二元觀，死亡常以撒旦、惡魔、黑夜、毀滅、墜落、沉淪等象徵出現，新生則常以超脫、了悟、燈、醒等用語表現，〈藏明之歌〉就是此一範例的一首詩。

⁴⁴ 向陽，〈在『幽冥深處』陷退並且挺進——葉紅詩集《藏明之歌》序〉，收入葉紅，《藏明之歌》，頁16。

⁴⁵ 黎山曉，〈顯在的消解，隱性的建構：讀葉紅「凋零的睡眠」〉，收入葉紅，《廊下鋪著沉睡的夜》，頁154。

⁴⁶ 洪淑苓，〈零亂的青春——葉紅詩集〈廊下鋪著沉睡的夜〉評介〉，收入葉紅，《瀕臨崩潰的字眼感覺有風》，頁229。

⁴⁷ 解昆樺，《青春構詩：七〇年代新興詩社與1950年代詩人的詩學建構策略》（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7），〈輕躁鬱：葉紅《瀕臨崩潰的字眼感覺有風》中以身為眼的詩（私）語言結構〉，頁446。

⁴⁸ 同前引，頁447。

⁴⁹ 同前引。

半醒若寐
一朵紅雲跌坐蒲團上
綠影滿塘，托住它
搖搖晃晃

一池蓮花欣然綻放
似交待了仙蹤的神話
欣欣然
牽動了萎落之歌
嘆息是胸口的風
送走滿懷清香
顏色是落日的彩裳
退還或贈予
沒有太大的不同
身子和著莖骨沉入
當初生發的泥中
黑不能再黑
暗不能更暗

熄滅的形
揮散了自己的影子
而形滅多好
蓮
在心中點燈⁵⁰

白靈直言此詩：「是一首『精神分析學的詩』……充滿原力、創造力與毀滅力」，⁵¹詩中的選材與想像皆在醒／寐、生／死、形／神、暗／明、沉／現等二極間擺盪。詩人認為生命之形滅，方能點亮心中的「蓮燈」。死亡以生命必然的結果，如蓮花欣然綻放間，便已預示萎落，身體終將沉入原始而黑暗的大地，最後一節，念頭一

⁵⁰ 葉紅，《藏明之歌》，〈藏明之歌〉，頁 32-34。

⁵¹ 白靈，〈靈·動·之·美——評葉紅六首詩〉，《幼獅文藝》，503（臺北：1995），頁 110。

轉，形、影皆滅時，也正是內心光亮的時刻。對於生滅，葉紅在此詩中傳達了接近宗教情懷的永生觀點。

形／神分離的思想頻繁出現於葉紅詩中，神形俱滅的死亡則是徹底的死亡。「我蹲伏／靜待已知的／神形俱滅／／已盡的沙漏送來你的魂魄／即攆我入永不得彼岸」，⁵² 當一切俱滅，時間也到盡頭時，「我」連靈魂的歸宿也歸不得。

死亡也經常作為一種喻依，指涉世間事物，詠物的詩眼來自於詩人的心眼。

黑裡 披上璀璨的外衣
就沒打算再回頭
一滴清冷的淚
一顆炙熱的心
隕落 是決然的奔赴

圓睜眼瞳 在距離的此端
悄然留下那劃空而過的極限⁵³

詩語的曖昧雙關讓這首詩的喻旨朦朧難分，當以自殺比擬流星的獻身時，使讀者賞歎星子身影之絕然，詩人觀星象之特殊，想像之新奇。然而翻轉之後，若解讀為借物擬人，作者將自殺視同光燦流星之隕落，在生命盡頭處得以驗收極限的生命軌跡，不免訝異於詩人選擇墜樓自盡的流星認同心態。在這種死亡思想籠罩下的詩眼，觸物便發酵，而詠物詠人確實難以區別，又如〈心情〉一詩所生的譬喻。

草尖上
一顆欲墜的淚
等待驟變
心情 危顫顫
俯視著自己粉碎後的
負擔⁵⁴

⁵² 葉紅，《藏明之歌》，〈雪狐〉，頁 154-155。

⁵³ 同前引，〈流星〉，頁 81。

⁵⁴ 葉紅，《廊下鋪著沉睡的夜》，〈心情〉，頁 94。

這滴淚若理解為露水的譬喻，那麼此詩晶瑩剔透，真切生動。可以進一步深究的是，詩人以想像建構起來的詩語世界，事實上是詩人內在意識的投射，描寫露珠，可以是各式投射，端視書寫者的心靈角度，為何葉紅筆下的露珠如此沉重而顛危？甚至隱藏著墜身之必然性，因為重力的不可抗拒。死亡意識在葉紅詩中如影隨形，必須來回於語言與意義間，如解碼般解讀其詩。

女詩人黃玉鳳以「葉紅」為其筆名表達其書寫作品時的我，「葉紅」所被賦予的想像主體意涵，在〈落葉祭〉詩中有其幽微線索可尋。

季節到了，青春
最後一絲零亂
要在寒風中 褪盡

刺骨的冰冷，可會
當胸剖出高漲的烈燄
一次焚成醉人的
紅

假裝
還有明天
假裝曾經顛狂的
昨天 尚未背離新綠⁵⁵

當葉轉紅時，已是青春褪盡的季節，胸中滿溢的熱情遭遇外界寒冷，正是葉最紅之際。即使葉紅醉人，瞻前顧後卻都是難堪，明天將會凋落（已無明天），而昨日已逝（也無昨日），徒留新綠猶存的假想。葉紅，人與詩恰恰都表現了位居生死交界點上的存在意識。

生與死交界，但是，死亡陰影甚囂塵上，逼壓著生之領域。即使生死仍可辯證，死亡或毀滅的勢力卻遠遠超過生存或希望。葉紅詩作充斥著毀滅性思維，如〈愛之名〉觸目所見皆是死亡性意象：「絕望的火炬在曠野中／哆嗦地塌陷出灰燼

⁵⁵ 同前引，〈落葉祭〉，頁108。

／漆黑 燃向宿命的終點／緊閉雙目 燒灼／握一撮飛灰／等候」；⁵⁶〈撒旦的夢魘〉詩中傳達對暗黑意識如影隨形的無奈：「用生鏽的手／推開舊房門／為點一盞燈／／逼走不情願的 黑／誰知／來做伴的又會是什麼？」；⁵⁷〈廢墟〉則有末日情懷：「眾神在世紀末的前夕，攜帶祭品／自喧嘩中隱退／／幻覺起飛／以破裂的姿態／集體航向如日中天的／廢墟」；⁵⁸〈亞麻仔〉訴說陰鬱的毀滅性思維足以傾倒堅固碉堡：「願你如灰燼般熄滅／如桶中水般蒸發／如亞麻仔般渺小，並如此消滅成虛無／／一座堅固的碉堡／鑲著火焰，頹倒於／西方的陰鬱」；⁵⁹〈情愛之說第二部〉甚而將愛情與病之幽暗相比擬，唯有痛苦方能芬芳，因為難逃自毀本能，「害怕隨時掩至的毀滅／我藏身於山林綠葉之中」。⁶⁰

葉紅筆下的「死亡」終究以毀滅者的姿態籠罩其創作意識，無法開拓出普拉絲式的對話空間。葉紅與普拉絲同樣在詩作裡道出死亡的循環性：死後方得新生。但是葉紅從佛學角度論生命之輪迴，將肉體與精神分開，認為肉體死亡之後，魂魄之神方可抵達彼岸。其詩的宗教情懷在於渴望救贖，用以驅趕對死亡的抗拒與恐懼。而普拉絲同樣使用宗教典故，也帶著寓言的色彩，卻不畏懼死亡，她想像她將如《聖經》裡的使徒般「復活」，並且可演練死亡（「像貓一樣可死九次」〈拉撒若夫人〉），甚至在自殺前夕的作品裡，以死亡來成就自身的「完美」。普拉絲讓死亡書寫成為雕塑自我、反叛父權傳統文化的一種重要手段，⁶¹徹底實踐克里斯德瓦對文學想像性的期待，也符合所謂「表徵式」語言的意涵。但是葉紅並無意於抵抗父權，她默默的釋放內在的壓抑，並在其中發現死亡之陰影、恐懼之騷動，於是她專注於建構一處文字的想像世界，以文字來自我救贖。因此，普拉絲以強大的敘述主體在召喚死亡，同時自殺以成就此一「新生」的志業，葉紅則是以詩語在安置內在的死亡恐懼，然而仍頹倒於陰鬱之籠罩，最終在渴望「永生」的意圖裡自殺。

⁵⁶ 葉紅，《藏明之歌》，〈愛之名〉，頁 108。

⁵⁷ 葉紅，《廊下鋪著沉睡的夜》，〈撒旦的夢魘〉，頁 74。

⁵⁸ 葉紅，《瀕臨崩潰的字眼感覺有風》，〈廢墟〉，頁 69。

⁵⁹ 同前引，〈亞麻仔〉，頁 70-71。

⁶⁰ 同前引，〈情愛之說第二部〉，頁 153。

⁶¹ 劉劍梅，〈用死亡來征服世界〉，頁 72。

五、文學－詩歌：一種抗抑鬱劑？⁶²

對深受憂鬱折磨的人而言，唯有寫作源於憂鬱、由憂鬱所催發時，寫出的憂鬱才有意義。⁶³

雖然葉紅最終自殺，其留下來的憂鬱書寫卻具有研究的意義。上節所述其詩作散發死亡氣息，而趨死之書寫對於精神療癒的意義何在？葉紅以詩的想像建構起另一處象徵世界，究竟是平行於現實的暗黑意念（文學是一種反映），抑或是企圖與現實隔離，讓文學承接紛亂的表徵性語言，以讓主體不致茫然失語（文學是一種虛構與寄寓）？「文學作為精神療癒」如何實踐於葉紅的死亡書寫？以下是本文之討論結果。

如本文第二節所論，克里斯德瓦提出書寫的想像性建構能夠為憂鬱心靈另建一處象徵世界，以避免或平衡精神之脫序，此論點確實能在葉紅的死亡書寫裡得到部分的印證。

葉紅以寫詩自我整理，詩中滿溢著她欲藉詩歌中的自我形塑抵制死亡的意念。例如前文引述的〈愛之名〉一詩，底下的副標寫著：「為逾越死亡，愛 取了眾人的肉軀，就在此生點燃將被永世高擎的火炬」，詩人自覺必須找到一種方法來逾越死亡，她燃燒愛，她寫詩。而在〈撒旦的臉孔〉一詩，則對「逾越死亡」有清楚而辯證性的描述：

在地窖中摸索
幾近完美的臉孔
就快要捏塑完成
拋下黑暗的時刻終於盼到了

階梯頂端，倏地瀉下一道亮光
映現一張如微曦的面容

⁶² 此標題參考克里斯德瓦《黑太陽：抑鬱症與憂鬱》第一章標題「精神分析：一種抗抑鬱劑」。

⁶³ 克里斯德瓦著，林惠玲譯，《黑太陽：抑鬱症與憂鬱》，頁 29。

不十分真切
那雙令人悸動的眸……
忍不住，我輕喚：「使者！」
神秘的，他低聲：
「是撒旦！？」

藏起美麗卻未完成的面具
又一次我向幽冥深處陷退⁶⁴

詩境透露出詩人的心靈如同久居黑暗的地窖，透過書寫的捏塑，一個完美的想像主體即將取代真實主體……，光來了，救贖的彷彿面容映現，卻發現撒旦隱身其中，「我」只好再次往更深的幽冥處陷退。

此詩所列之黑暗／亮光、撒旦／使者、幽冥深處／階梯等二元對立元素，顯得矛盾而混淆，詩中「我」一方面欲拋下黑暗，沿梯趨光，一方面卻讓使者變身為撒旦，讓「我」陷入更深之幽冥。這種死亡意識，如同克里斯德瓦對死亡驅力的分析：「死亡驅力分裂自我為二，其一為受影響而不自覺的部分（即其潛意識成分），其二為抵抗死亡驅力的部分（即自認無可匹敵，無所不能的自我，否定去勢及死亡，幻想永生。）」⁶⁵ 主體一方面趨向死亡，一方面又想像可以超越死亡。所以，在葉紅的死亡書寫裡，「死亡」此一符號，並不完全是潛意識恐懼的忠實再現，也可能是分裂自我所製造的幻象或虛構形象，而死亡的形象，既像使者，也像撒旦。

剖析完葉紅詩作的死亡意識之後，明白了她書寫死亡的目的在於意圖「捏塑一張完美的臉孔」，以想像作出逃離，她在現實之外，建構一處詩語世界，方能「藏身在陰影之中／不斷打亮自己」。⁶⁶ 這個寫作意圖在幾位評論者的觀察中已有了闡釋，如前所述，解昆樺肯定其詩語力量，認為她的「書寫是一種治療」；鄭慧如則指出：「葉紅歌頌黑夜，經營不見贅肉的短詩，自創寓言來顧影心折骨驚的相知，樹立情隨腔轉的腹語風。而且幾乎一空依傍，純然取材自經驗和想像，以靈為詩。」⁶⁷「從表面上看，他選擇短詩來安撫、舒展鬱結多時的情緒，運用別有興寄

⁶⁴ 葉紅，《藏明之歌》，〈撒旦的臉孔〉，頁 110-111。

⁶⁵ 克里斯德瓦著，林惠玲譯，《黑太陽：抑鬱症與憂鬱》，頁 54-55。

⁶⁶ 葉紅，《瀕臨崩潰的字眼感覺有風》，〈情愛之說第二部〉，頁 160。

⁶⁷ 鄭慧如，〈序〉，收入葉紅，《瀕臨崩潰的字眼感覺有風》，頁 2。

的寓言來自我導向、自我消解。」⁶⁸ 然而，論者未再深論的是，在「治療」、「解消」、「導向」的意圖之後，葉紅看待生命的整體觀點？她最終如何安置主體與死亡的關係？

本文在上節仔細整理葉紅詩作的死亡意義之後，發現她的語言已漫泛著毀滅性的思維、多以死亡為喻依觀看世界、將生／死與形／神分離，最終表露了死亡之「不可抗力」的悲劇性，以致她一意往「更深的幽冥處陷退」，同時，毀滅性的意象凌越了永生或救贖的理念。

總而言之，葉紅出道雖晚，一開始執筆書寫即讓生命產生變化（如前所述：內在紛亂得以釋放、自由地在意識和潛意識中穿梭、家人察覺她的改變、擺脫規範等），因為她確實讓文學的想像性緩和了抑鬱，詩歌實踐了「抗抑鬱劑」的功效，免除主體在抑鬱狀態的失語可能。同時，葉紅的死亡書寫也表現出自我挽救的意圖，她讓死亡符號盡情在詩中表演，期能以分裂並區隔憂鬱病症的死亡驅力，讓混亂的心靈掌握一條象徵理序的繩索，讓主體沿爬獲救。但詩人最終發現死亡之不可抗力，跳樓結束生命，使形／神、死／生、現實／象徵等各式分裂，重新合一。

在葉紅的例證裡，「文學作為精神療癒」僅實踐於其寫作意圖與詩作意義上，文字無法取代藥物等實際醫療行為。即使葉紅明知自己以「紅」為色所塗抹的語言是一種「夢囈」：「當某種道白打開鈕扣 並／守住那自流於奔放的狀態／獨來獨往恰似如此輕易／在言詞背離流亡之外／不管多麼微弱／胭脂終就是唇上的／永恒不甘褪色的載體。」⁶⁹ 她輕巧而善喻的使用「胭脂」來說明寫作既像是夢囈又像是塗抹口紅，生動道出對「真實」的背反。但她「不管」也「不甘」這載體是否微弱而易逝，能自在讓潛意識奔流，便是一種自我價值的肯定。然而，回返文學作品本身的價值與意義，「文學作為精神療癒」之實踐，可將關注焦點從作者轉移至讀者層面，閱讀的共感是另一種心靈安慰。甚至延伸來說，文學生命是另一種形式的詩人生命延續，讀者可以再次超越詩人之死，回返詩人生前的死亡敘述，讓詩人心靈再次復活，具現於閱讀者的意識之中。⁷⁰

⁶⁸ 同前引，頁 6。

⁶⁹ 葉紅，《廊下鋪著沉睡的夜》，〈夢囈〉，頁 140。

⁷⁰ 陳謙在「葉紅作品及一九五〇世代女詩人書寫研討會」的論文集〈序言〉裡，他說：「葉紅，在二〇〇四年選擇以自己的方式向我們暫別，但我們知道，他一直未曾離開，他沉靜的個性就像一隻紅蝴蝶般，雖是悄靜的飛舞，卻十足吸引我們興觀群怨的讚嘆。」陳謙編著，《葉紅作品及一九五〇世代女詩人書寫研究》（臺北：河童出版社，2008），〈序言〉，頁 3。

譬如，她的詩「絕響」可能是讀者的「回響」。讀者在讀此詩時，彷彿已托住了詩人「鮮紅的一彈」，為詩人托住了「永生」。

而最後鮮紅的一彈
能否落在你心上？
如托住一切動念
為我
托住這永世的
絕響⁷¹

此外，寫作的意義並不限於精神病症的治療，葉紅走上寫作之路，便展開自我認同的追求，⁷² 而且寫作本身即具「快樂」質素，形同一種無形的「抗抑鬱劑」。關於這種寫作療癒的旁證，可舉單德興對美國華裔女作家湯亭亭 (Maxine Hong Kingston) 的研究為例說明。湯亭亭曾於 1991 年加州森林大火之後，無家可歸並且喪失沒有備份的手稿，從此心裡留下創傷。後來她在 1993 年成立一個退伍軍人寫作工作坊，嘗試讓越戰歸來的軍人以寫作面對戰爭的創傷以及療癒。單德興發現湯亭亭在教導他們寫作的過程中，不僅讓戰士們因寫作而能轉化或超越苦痛、得到平靜而快樂，她甚至同時治癒了自身的心結。這個稱為寫作療癒 (writing therapy)，或是療癒的寫作 (therapy writing) 的實踐，其心理意義即奠基於：讓壓抑的情感流瀉，然後以文字重新面對創傷，透過一次次組裝時篩洗，而得以淨化。⁷³

類似的治療效果也映現於葉紅身上，她曾以慕容華為筆名出版散文集《慕容絮語》，裡頭有一段文字如此寫著：「寫作，恒定是為著閱讀的人嗎？我的喃喃自語，是否已到了該要蛻變的時刻？您的探詢是一種支持。我不知道自己將懷抱著什麼樣的快樂，日日在文字的積木中尋覓，並因之起舞。」⁷⁴ 葉紅寫作的快樂來自

⁷¹ 葉紅，《藏明之歌》，〈絕響〉，頁 40-41。

⁷² 葉紅曾提到：「會走上寫作這條路的確有些意外。孩子稍大些，我開始照顧起家裡同住的三個老人——母親、婆婆、還有婆婆的婆婆。三天兩頭陪她們進出這個醫院那個醫院。……老人家陪到最後越陪越少，頂多換來一塊塊墓碑，養孩子養得再好，也是他未來的老婆受益。我很想擁有自己的『名片』……」。葉紅，〈迷惑的百合——葉紅自述〉，頁 117。

⁷³ 邱惠敏整理，「對話：禪與心靈療癒」座談會紀錄 (<http://slv.ddc.edu.tw/zh-tw/projects/archive/3571>)，2013 年 5 月 23 日下載。座談會由法鼓大學籌備處人生學院主辦（臺北：2009 年 4 月 3 日），單德興、楊蓓對談。

⁷⁴ 葉紅，《慕容絮語》（臺北：河童出版社，2001），頁 102。

文字的重新排列、自我的重新定位。如果如同克里斯德瓦所言，憂鬱的特質之一是對外在象徵語言的「指義作用失效」，那麼找到寫作這種重新排列的「意義系統」，讓潛意識的流瀉有了指義功能，書寫主體便有「蛻變」的可能。

由此觀點，文學—詩語，仍然可以是一種「抗抑鬱劑」。

六、結語

過去關於葉紅死亡書寫的討論似未完整，本文的意圖即在填補此處空白，同時試圖架起心理分析與詩歌研究之間的溝通橋樑。病患希冀以自殺來回返原初自我，讓碎裂的主體可以整合，這一點心理成因，無法以文學研究來實際檢驗葉紅自殺的真正原因。然而，克里斯德瓦提出的文學（宗教、藝術）的角色，則提供了適切的思維方向。在克里斯德瓦的看法裡，「憂鬱」與「死亡」，既是生理的，也是象徵的，使文學研究得以從符號、象徵、想像等意義體系來討論作家的死亡書寫。

在此同時，筆者提醒自己，不應將「死亡書寫」理解為具統一性的文學象徵，而應回到個體差異來討論「死亡」的不同象徵，即使同是憂鬱—女詩人—自殺—死亡書寫之背景，葉紅與普拉絲的典型也不同。普拉絲詩作裡的敘述主體強而有力量，能從死中復活，死亡是主體召喚來的；葉紅則表現出死亡的如影隨形，它既是黑暗的底色，也是毀滅性的勢力。普拉絲認為死亡與新生可以反覆來回，藝術得以讓人永生；葉紅則由東方（佛家）思維，認為生中包含死，而死亡隱藏著救贖，死到生是一條單向道。比起普拉絲，葉紅更渴望的是個體靈魂的永生，詩歌藝術只是媒介，不是目的。出於對救贖或永世的相信，使得葉紅的死亡驅力強烈，企求分裂（形／神、死／生）之整合。

本文在第五節已分析文學作為精神療癒如何實踐於葉紅之書寫，並且肯定文學（詩語）是另一種形式的「抗抑鬱劑」。然而，「死亡」符號的象徵化並無法真正成功轉移女詩人的死亡驅力，文學的精神治療效果不能取代真正的抗抑鬱劑。正因為如此，書寫方能一直保持在想像與象徵的位置，不能陷於現實效用，同時顯明出文學研究與精神醫學之差別。本文的研究路徑即如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所言：「詩歌結構與心理學結構的解碼永遠也縮小不了它們之間的距離。然而它們彼此間卻極為接近，就像盡可能地接近了那個奠定了它的可能性一般；因為作品與瘋狂之間的那種意義連續性，只可能建立在使斷裂之絕對得以顯現的那個同

一之謎上。」⁷⁵ 詩歌研究之可能在於心靈理解之可能，詩歌與心理學因距離而得以比較，也因距離而得以「溝通」，兩者顯示同一種「謎」，卻不可能是同一。此外，文學生命也不同於肉體生命，「死亡」也許結束了詩人的生命，詩歌中的「死亡」卻印證著詩人「永世的絕響」。

（責任校對：劉思妤）

⁷⁵ 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 著，張寧譯，《書寫與差異》（臺北：麥田出版，2004），頁 347。

引用書目

- 白 靈，〈燃在心上的火焰——《藏明之歌》代跋〉，收入葉紅，《藏明之歌》，臺北：鴻泰出版社，1995，頁 157-178。
- ，〈靈·動·之·美——評葉紅六首詩〉，《幼獅文藝》，503，臺北：1995，頁 107-110。
- 朵 思，〈詩作的自我詮釋〉，《創世紀詩雜誌》，95、96，臺北：1993，頁 94-96。
- ，〈心痕索驥〉，臺北：創世紀雜誌社，1994。
- 向 陽，〈在『幽冥深處』陷退並且挺進——葉紅詩集《藏明之歌》序〉，收入葉紅，《藏明之歌》，臺北：鴻泰出版社，1995，頁 13-19。
- * 艾爾·艾佛瑞茲 (Al Alvarez) 著，王慶蘋、華宇譯，《野蠻的上帝：自殺的人文研究》，臺北：心靈工坊，2005。
- 伊凡斯 (Dylan Evans) 著，劉紀蕙等譯，《拉岡精神分析辭彙》，臺北：巨流圖書，2009。
- * 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著，王嘉陵等編譯，《佛洛伊德文集》，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
- * 克里斯德瓦 (Julia Kristeva) 著，林惠玲譯，《黑太陽：抑鬱症與憂鬱》，臺北：遠流出版社，2008。
- 邱惠敏整理，「對話：禪與心靈療癒」座談會紀錄，www.ddc.edu.tw/zh-tw/projects/archive/3571，2013 年 5 月 23 日下載。
- 洪淑苓，〈零亂的青春——葉紅詩集〈廊下鋪著沉睡的夜〉評介〉，收入葉紅，《瀕臨崩潰的字眼感覺有風》，臺北：河童出版社，2000，頁 229-231。
- 耕莘青年寫作協會秘書室整理，〈懷念葉紅特輯〉，《文訊》，228，臺北：2004，頁 116-123。
- 陳希林報導，〈憂鬱症纏身？女詩人現身說法〉，《聯合報》（臺北），2006 年 5 月 23 日，第 5 版。
- 陳 黎、張芬齡譯，《四個英語現代詩人：拉金、休斯、普拉絲、奚尼》，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05。
- 陳 謙編著，《葉紅作品及一九五〇世代女詩人書寫研究》，臺北：河童出版社，2008。
- * 斯提凡·博爾曼 (Stefan Bollmann) 著，張蓓瑜譯，《寫作的女人生活危險》，臺北：博雅書屋，2009。

彭健禮報導，〈治療精障病友，藝術當藥方〉，《自由時報》（臺北），2009 年 4 月 6 日，<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apr/6/today-north7.htm>，2013 年 5 月 23 日下載。

- * 葉 紅，《藏明之歌》，臺北：鴻泰出版社，1995。
- * _____，《廊下鋪著沉睡的夜》，臺北：河童出版社，1998。
- * _____，《瀕臨崩潰的字眼感覺有風》，臺北：河童出版社，2000。
- _____，《慕容絮語》，臺北：河童出版社，2001。
- _____，《迷惑的百合——葉紅自述》，《文訊》，228，臺北：2004，頁 117。
- 解昆樺，《青春構詩：七〇年代新興詩社與 1950 年世代詩人的詩學建構策略》，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7。
- * 鄭聖勳，〈哀悼有時〉，收入劉人鵬、鄭聖勳、宋玉雯主編，《憂鬱的文化政治》，臺北：蜆樓出版社，2010，正文前頁 9-28。
- 鄭慧如，〈序〉，收入葉紅，《瀕臨崩潰的字眼感覺有風》，臺北：河童出版社，2000，頁 2-31。
- 黎山嶠，〈顯在的消解，隱性的建構：讀葉紅「凋零的睡眠」〉，收入葉紅，《廊下鋪著沉睡的夜》，臺北：河童出版社，1998，頁 154-159。
- 劉劍梅，〈用死亡來征服世界〉，《新地文學》，7，臺北：2009，頁 71-82。
- 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 著，張寧譯，《書寫與差異》，臺北：麥田出版，2004。
- 潘 恩 (Michael Payne) 著，李爽學譯，《閱讀理論：拉康、德希達與克麗絲蒂娃導讀》，臺北：國立編譯館，1996。
- 蘇湘雲報導，〈年長者常閱讀、寫作，可維持大腦健康〉，《臺灣新生報》（臺北），2012 年 11 月 26 日，<http://www.tssdnews.com.tw/?FID=12&CID>，2013 年 5 月 23 日下載。
- * Lacan, Jacques. *Écrits: A Selec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Tavistock, 1977.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Alvarez, Al. *Yeman de Shangdi: Zisha de Renwen Yanjiu (The Savage God: A Study of Suicide)*, trans. Qing-Ping Wang and Yu Hua. Taipei: PsyGarden Publishing, 2005.
- Bollmann, Stefan. *Xiezu de Nuren Shenghuo Weixian (Frauen, die Schreiben, leben gefährlich)*, trans. Bei-Yu Zhang. Taipei: Goodnes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Cheng, Sheng-Shun. "Aidao You Shi (A Time to Mourn)," in Jen-Peng Liu, Sheng-Shun Cheng and Yu-Wen Song (eds.), *Youyu de Wenhua Zhengzhi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elancholia: Selected Essays)*. Taipei: Shenlou Press, 2010, pp. 9-28.
- Freud, Sigmund. *Foluoide Wenji (Collected Papers of Sigmund Freud)*, trans. Jialing Wang et al. Beijing: Eastern Press, 1997.
- Kristeva, Julia. *Heitaiyang: Yiyuzheng yu Youyu (Black Sun: Depression and Melancholia)*, trans. Melusine Lin. Taipei: Yuan-Liou Publishing, 2008.
- Lacan, Jacques. *Écrits: A Selec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77.
- Ye, Hong. *Cang Ming Zhi Ge (The Song of Hidden Light)*. Taipei: Hongtai Publishing, 1995.
- _____. *Langxia Puzhe Chenshui de Ye (Night Sleeping under the Corridor)*. Taipei: Hetong Publishing, 1998.
- _____. *Binlin Bengkui de Ziyang Ganjue You Feng (Feeling the Wind with Words on the Verge of Collapse)*. Taipei: Hetong Publishing, 2000.

Literature as Psychiatric Treatment: Taiwan Poetess Ye Hong as Subject

Lee, Kuei-yun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kylee@mx.nthu.edu.tw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aiwanese woman poet Ye Hong 葉紅's poems about death, attempting to articulate her perspective on death and what it means in her poetry. Based on her poetry linking psychiatric treatment with death writing, this paper further explains how the poet employs the imagery of death and poetry writing as an escape from life crisis.

In the case of Ye Hong, literature as psychiatric treatment did serve to soothe her melancholia and prevent her from losing her capability of speaking. At the same time, she also attempted to save herself by writing about death, that is, by sublimating the death drive by incessantly refashioning the signs of death in her poems. Ye's death, however, indicates the impossibility of redemption through writing: poetry can never be a substitute for medical treatment. Nevertheless, considering the eternal value of literary work, we may conclude that literature is Ye's afterlife, through which readers can overcome her physical death by returning again and again to her narrative of death before she died.

Key words: Ye Hong, melancholia, meaning of writing, death writing, psychiatric treatment

(收稿日期：2013. 3. 4；修正稿日期：2013. 5. 23；通過刊登日期：2013. 11. 27)